

多梦的深秋

张如

霜降快要到了,天气不觉间凉了很多,秋雨秋风树叶提示人们,已经是深秋了。

南方的秋天,来得缓慢,季节的变换也不那么明显。在北方,秋季的韵味就要丰富得多。这个季节,自然的景色和生活的味道多可欣赏、寻味、梦怀。

叶落花谢秋草黄

秋天花谢,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,悄悄地就谢了。秋花谢,一无足观。秋草黄,是慢慢变黄的,绿——半绿半黄——全黄。草绿好看,草黄也好看。走向草原,一片金黄,虽然也有些枯萎的意思,但看了一个夏天的绿,再转换成视觉的黄,真是一种风景。

走向外面的机会毕竟是少,在街上就可以欣赏秋景,谁不愿意。满街的树叶黄了,随风飘落,飘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,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音,这时,对季节再不敏感的人,也会切实地感觉到,这是秋天到了,或者秋天就要过完了。

一年四季走的街道,两旁的建筑、树木、人流、车流平时人们几乎熟视无睹,秋叶一落,城市的轮廓更清晰了,好像是一幅画,由繁密的工笔,变成了简笔勾勒。风吹来,树叶哗哗作响,一片片树叶飘飘摇摇落下,悄无声息,但风吹树叶的声音和踩着落叶的响声,更能让人感觉到是在自然里。全城树叶落,声势浩大,景色壮观,车流碾过,脚步走过,行走比平日多了节奏感。

在北方,这是一年才有的一次盛大的秋景,就看你善于捕捉、用不用心感受,哪一种能比得上落叶这样的壮观。

不过,落叶季,可辛苦了环卫工人。落了扫,扫了,月光景色没个完。

街道上的落叶,清扫倒也罢,那公园里的叶子呢?建议还是不要扫,让人们进去看落叶、踩落叶,也是一种体验。至少是不要一落就

扫,应该等叶子全部落完,让人们体验一段时间,再集中扫去。不要只图干净,连景色也提早收拾起。落叶是景色,其实连荒凉也是,有人不是出卖荒凉,而且很成功吗?

秋意,阿拉善胡杨、白洋淀芦花、香山红叶……先赏赏我自己的城市的秋意。

贴秋膘

秋凉,进补的人们纷纷开始行动。街上的火锅店,生意明显比夏天好多了。一家人或三五友朋进店,支起一只老铜火锅,涮羊涮牛涮菜,其实主要还是涮肉,外面凉风嗖嗖,店里热气腾腾。温热的羊肉暖身,喝一点酒,忘怀生活的烦恼,身心暂寄给一只铜锅,一束火苗,一杯酒,一盘肉。

疫情限制了人们生活的界限,在家也可开火支锅,随心一涮。夏天,从早到晚,在外面的时间多于在家,吃得清淡、清凉、简便,凉食店、冰雪冰城、必住客、夜市,吃一吃算了。热烘烘,谁愿意流连于餐厨。秋凉了,晚上都早早回家,涮肉、涮鱼、涮菜……涮秋、秋涮。

排骨藕汤、炖牛羊肉、蟹(秋蟹膏肥体壮),都是贴秋膘的应时好物。不过,在北方,贴秋膘,特别是内蒙古,几乎是吃羊肉的代名词。不要说蒙古族,汉族也要在秋季追补一夏的欠缺。羊肉炒粉、葱爆羊肉、羊肉面片、羊肉稀粥、炖羊肉、羊架子、手把肉、烤羊排、羊杂碎、干羊肉,直要吃个遍。羊肉一年四季都适宜吃,老少皆宜,但秋季吃羊肉,应是一年中吃羊肉的旺季,怕是冬天也比不上。吃了一秋了,冬天反而次数要减少了。

黄河岸边的鲜鱼仍活跃如常,鱼馆的客人一时多起来了。炖一大锅鲤鱼,花白肚外,绿心豆腐、红辣椒,飘了一锅,像是红衣少女撑了竹筏,千帆竞发,沸腾着厨房。人们早早预定,中晚顷刻售罄。家常炖鱼、红烧鱼、溜鱼块、清蒸鱼,

这是在水一方的人们秋季进补的不三选择。

渔民就在河边的渔船上烧火煮鱼,调料比在家里时少,但比南方的渔民的调料齐备。黄河边的渔民离家近,容易到市镇。渔民喜欢在外边煮鱼吃,大手大脚杀鱼,调料随意撒放,老婆不在跟前,没人叨叨,图个自在。手把瓶喝半斤八两,吃一条二斤重的鱼,不在话下。渔民吃鱼像牧民吃羊,到了深秋,还是要多吃——一场秋雨一场寒,一到秋天,就即将进入死寂的冬天。渔民不浪漫,但有点年纪的渔民自然会悟到,自己也老快了,老秋还不进补,什么时候进。牧村的黄昏,渔村的金秋。

深秋,无垠的天宇下,黄河边的渔村,渔民吃鱼喝酒,唱黄河船夫曲,或者喇嘛哥哥和二妹妹的故事,昭君坟、二狗湾,渔民也浪漫,这简直就是烂漫的生命之音、生命之花。到了冬天,一河冰。

换季衣裳

秋冬之际,女人们忙着逛商场,置办一家老小的换季衣裤鞋帽。女人换得勤,男人两三年换一次。老人、小孩、姊妹弟兄、闺蜜,都得考虑在内。换季衣服,女人得跑半个月商场。

男:“买,你就逛,不买,就别进去了。”

不行。

逛了一圈,这摸一摸,那瞅一瞅,再到另一边问一问,还是没有买。

男怨,再怨。

女默。

男失陪,在商场门口抽烟,玩手机,拎包。

女的出来,钱包有一万,就买了一件一万的。

男又怨:“你一个人买了,其他人不买了?会过不?”

女:“换季总共要开支一万,我也不逛了。一家老小的,你去买。不多逛,不问价,不对比,不

看质料,家人人人能满意?”

男始思谋:一个月工资,要买周全,诚非易事。再陪逛商场,不复怨。

秋冬换季衣物,在北方要贵,不像夏天,随便披挂就过去了。

工薪家庭,女人费的心思,在这种事上比男的多,也细。这也是生活的一幕活话剧。

冬储余续

冬储要在深秋进行,尽管现在农村的冬储也没有过去那样普遍了,但作为农耕文明的印记,冬储仍像一幅着墨已久的画布,但墨香可闻,张贴在人们生活的画廊。即使是城市,冬储依然余绪未混。特别是乡城籍的人们,还会在这个时节,流连于菜市场,大白菜、胡萝卜、一捆红葱、一瓣子大蒜,买一点,在阳台上晒晾一番。有凉房的居民,还会买一整袋土豆,藏在凉房里的土豆窖。没有凉房的,买回一些,人少的好多天吃不完,有一些就坏掉了。扔了可惜得不行。今年说,明年再不储了。但明年还是忍不住买一点,吃不了,可能还要扔一点,再可惜一番。一年一年,反反复复。

储藏足够的食物越冬,是生活安然的首要。买一点储一储,至少在那一刻,可极大感受一回生活的安全感、富足感、收获感。

在北方,城乡之间,城市的四季不分明。居住在楼厦,感受四季,除了草木的荣枯,气候的炎凉、衣着上的薄厚有变化,其他几乎千篇一律。上班到岗、下班回家、电脑手机、周末逛街、节假日出游、商场漫步、公园散步、家人聚餐、朋宴宴请,如此而已。

乡村的冬储规模虽然有所简略,但在整个十月,甚至到了十一月初,冬储的各项或许还在断断续续进行中。冬储是对收获的打理,劳作的人,没有不珍视自己的劳动成果的。

《红楼梦》里写,帮年腊月,黑山村的乌庄头来给贾珍交租,提交的单子上:大鹿三十只,家猪、青羊、各色杂鱼、御田脂米、碧糯、杂色梁谷、干菜等等折银二千五百两,另外孝敬哥儿姐儿活鹿两对,活白兔四对,黑兔四对,活锦鸡两对、西洋鸭两对。书中没写赶着什么样、多大、几辆车,只提到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贾府,去了快要过年了,十一月初就出发了。这真是大规模的、壮观、极尽豪奢的“冬储”。

即使这样,贾珍还说:“真是又教别过年了。”

生活中,女主人在这个时节,买几颗大白菜之类储一储,男主大概不会说,真是别教过冬了。

冬储,几乎是人们生活中的一大盛况。但放眼一望丰饶的菜肴,如今的冬储,大约只是对过往的一种追怀和演习。

大白菜,不用大缸腌了,但买一只精致的小缸,两三颗,总可以吧。咸菜,几乎是不吃了,但是透明的小玻璃罐里,还会显现萝卜、芹菜、蔓菁的青绿,小红椒异常吸睛,成为点缀厨房的景色。

梦故乡

人居天地间,折腰向禾梁。头顶一轮日,归来月影长。春耕在南亩,夏耘畦垄旁。金秋稻谷熟,故里挥镰忙。汗洒苗下土,天雨赐青黄。田中雨汗多,亦润游子肠。

(转载自鄂尔多斯大地)

扫落叶

林金栋

桐庭多落叶,慨然知已秋。

小时候,深秋里,父亲给我们弟兄几个安排必须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扫落叶。扫落叶并非是为了卫生、美观,而是为自己家那十来只羊准备过冬的饲料,多余的和附近的生产队换取喂猪的积子。

梁外人喜欢栽树,但因为受地形、地貌的限制,相对平坦或面积稍大的土地是舍不得用来栽树的,大多东一颗西一颗栽在了房前屋后、沟沟叉叉的地方,为小山村带来了一片生机。

那时候,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羊,因此私人家的树地谁也不会去光顾的,即使有厚厚的树叶积攒在那里。我们的目标锁定在了人民公社和附近生产队的树林。

人民公社的那片树林就在公社机关门前那条小河的台地上,早先是水保站职工种下的,后来水保站撤销,连同房屋、树木全部留给了新迁过来的青达门公社机关。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大的树林,树地相对平整,足有十多亩地。因为是水保专业人员种植,显然是作了认真的规划。西头是一片杨树林,一行行、一株株整齐排列,像一群整齐操练的士兵;中间种了柳树,虽不及杨树威武飒爽,却也婀娜多姿,风情万种;最东头则栽植了几十棵沙枣树,那是我们上学、放学去的最多的地方,尚未成熟的沙枣常常把我们的小舌头染成灰绿色,涩得难以自由伸缩;临着河岸栽了丛丛沙柳,组

成一道树墙,深深的树根扎下去,是为了防止洪水冲刷。各机关白色的墙壁、红色的瓦片都掩映在其中,极富诗情画意。

生产队的那片树林显然小了很多,这是一片柳树林,因为是随地势而栽植,所以也就没那么整齐了,柳树的枝杈密集,是喜鹊、麻雀、红嘴鹰搭窝、下蛋、孵鸟的好地方,也自然是我们的乐园。

因为僧多粥少,树叶就成了抢手货。庄户人家户户早已准备好了把把积柴做成的扫帚,几根柳条编制的箩筐和几条打了大大小小补丁的破旧麻袋,只等着秋风起,树叶黄,萧萧落叶纷纷下。

父亲一定是我们那个片区起床最早的人,这个被人称作“拼命老林二”的人并不老,只是一家人生活的压力让他的脊背变得弯曲,再加上大病初愈,身体还显得虚弱。在天蒙蒙亮时,父亲就扛着扫帚出了门,树林里响起了沙沙的扫叶声,惊动得邻家那条老狗狂吠不止。如果月夜如昼,父亲只草草睡三两个小时,就借着月光扫起树叶来。等到秋日初升,朝霞似火,我们弟兄几个赶到树林时,那里早已堆起了树叶小山。这时父亲已经到了学校,开始履行他的校长职责,而我们必须在上课铃打响之前,把这些堆起的树叶一包一装再背回草棚里,来回跑几十趟,跑得汗流浹背、气喘吁吁。有时还会迟到,那时候,特不理解父亲,自己身为校长,为了一点树叶

让自己的孩子迟到,长大后才设身处地地感受到生活的不易,感受到那时父亲的无奈。

农村学校上学一出坡,下午早早就放学了。吃过午饭,一大群小孩子就会自觉地扛着扫帚争先恐后地赶到树林子,划定领地,扫起落叶来。这时,男孩子你不让我我不让你,往往会像小公鸡一样吵吵着扛起膀膀来,树林里顿时就变成了角斗场,助威声、打架声此起彼伏。我是公鸡群里最高囊的那种,看着别人打架就会腿软发慌,早已溜之大吉,到别的地块儿去了,享受鹬蚌相争渔翁之利了。

当然,友好的气氛还是寻常的。等到各自都有收获之后,小朋友们就会聚在一起,在树林里大树下玩起跳山羊、撞拐拐、扇三角这些好玩不腻的游戏,更多的是就地取材,爬树折枝,拆黑老鸱窝,直至夜幕降临才依依不舍回到各自的家里。

我喜欢到孤独的柳树下扫落叶,一来去的人少,没有竞争,可以从一棵树下从容地走向另一棵。二来柳树是所有树叶中羊最喜欢吃的食物。更重要的是,我可以站在它的身旁,仰望蓝天白云,任清风刮过,看着金色的树叶如同蝴蝶一样翩翩起舞从高空盘旋着飘落下来,栖息在我如鸟窝的头顶上,或痒痒地划过脸庞。有时候,我也会使劲摇着大树的枝干,让树叶如雪花般跳跃着,旋转着,轻盈飞扬着,翩跹落下。(转载自老林已老)

秋韵达拉特

赵雪芹

秋意渐浓,时节携着微微的凉,挽着萧萧的风,推开了半秋的门,一半温暖,一半寒。

达拉特这个黄河边的北方小镇,随着秋分时节的到来,尽情展示着她的韵味。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达拉特人,是黄河水滋养长大的孩子,离开达拉特7天就没了出息的印记,是摇曳在秋风里的菊花,是渐渐泛黄的草从里新长出来的点点绿,是丰收节里妈妈的如花笑颜,是孩子奔跑在秋风里的肆意……小时候,我们这些对田野充满了热情的孩子们,或三五成群、或独自一人,在秋天的落叶中欢腾跳跃着,累了就会安静地坐在落叶上,有时会努力找两片相同的叶子,有时会做一捧大大的树叶花,有时会用叶柄玩拔河游戏,有时只是静静地看着,看着叶脉在不同颜色的树叶上流动,仿佛绽放在心中的希望,想象着未来那个长大的自己和身边的她(他)。

长大后,我们会带着孩子走进美丽的田野,探寻那些餐桌上花花绿绿的食物来自哪里。他们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奇,原来黄玉米的家挂在高高的秸秆上,被层层包裹着,还长着奇怪的褐色的胡须;身穿花条西服像绅士一样的葵花籽住在圆圆的花盘里,整整齐齐像训练有素的队伍,多么神奇;长在土地里的甜菜,每挖出来一颗,就好像变魔法一样,刺猬、沙漏、老奴、小猪等各种形状任你猜测,其乐无穷;还有那些花花绿绿的豆子、金灿灿的小米、萝卜、土豆,每一种农作物都是那么新鲜、亮丽和独特。

达拉特的秋天在我的眼里是美丽的、可爱的。早穿外套午披纱,晚上没事儿不出家。早晚温差大,大街上人们乱穿衣服的现象比比皆是,穿大衣的看着穿半袖的不由得打冷颤,穿半袖的看着穿大衣就想翻个白眼儿。晚上,我穿着厚毛衣,老公穿着大背心,我说你不冷?他说你不热?

达拉特的秋天有时也是任性的。昨天还是绿意盎然的夏天,一场雨或一场风过后,秋天便突兀地来到你的面前,等我意识到秋天到来的时候,树枝已经光秃秃地站立在那儿了,无草的很,树顶上几片倔强的叶子挺立着,有些无奈,还有些可爱。

达拉特的秋天是勤劳的。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硕果累累,怎么样将丰收的果实装进老百姓的口袋里,那是农民们累并快乐着的事情。勤劳的样子就是停不下来的劳作,就是晒得黝黑黝黑的皮肤和摸上去满是老茧的双手,就是不再挺拔的腰身和不服老的那股子倔强。秋天里,忙碌的不仅是农民,还有大自然里一切需要为将要到来的冬天做准备的它们。小动物们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,凭着妈妈教会的本领,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努力地找寻着食物,然后储藏起来,那机灵、勤劳的样子很是可爱。想想这是多么热闹的场景,身处地球村的我们,为了生存,不断地忙碌着、寻觅着,轨道不同、目标不同、方向不同,但我们却干着同样的事情。不知不觉中生出惻隐之心,甚至不想打死一只欺负我的蚊子,因为我觉它也不容易。

达拉特旗的秋天亦是善良的。秋天的风极力挽留最后一枚叶子,努力描绘最美的秋色,等待有心的你来观赏。秋天的太阳总是在你掰玉米棒子特别累,想躺下来休息的时候,温暖舒适地照耀着你;秋雨则安安静静地下着,默默洗去夏日灼热,犹如洗净心头的欲念。秋天就是这样善良,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用硕果后的萧瑟、圆满后的落败、繁华后的凋零告诉我们,不喜不悲、不卑不亢,人生有很多种状态,当下你只是在这样的状态中,那个才是我们能抓住的东西。

早晨,老公早起床打开卧室阳台上小灯,安安静静地关上了厨房的门。我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,吃一碗美味的长寿面,默默祝福自己生日快乐。站在窗前的我望着东方的那一片红,看着高中二年级的姑娘迎着晨光向她的梦想出发,阳光明媚的一天就在眼前。我想要抓住,抓住这抹红,想要将这秋天的早晨留在记忆中,将此刻恬淡的自己留住,将安静、温情与秋韵留在心间。

(转载自“雪芹”个人公众号)

